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三十五

附錄四年譜四

年譜附錄二

嘉靖九年庚寅五月門人薛侃建精舍於天真山  
祀先生

天真距杭州城南十里山多奇巖古洞下瞰  
八卦田左抱西湖前臨胥海師昔在越講學  
時嘗欲擇地當湖海之交目前常見浩蕩圖  
卜築以居將終老焉起征思田洪畿隨師渡

江偶登茲山若有會意者臨祭以告師喜曰  
吾二十年前遊此久念不及悔未一登而去  
至西安遺以二詩有天真泉石秀新有鹿門  
期及文明原有象卜築豈無緣之句侃奔師  
喪既終葵患同門聚散無期憶師遺志遂築  
祠於山麓同門董澐劉侯孫應奎程尚寧范  
引年柴鳳等董其事鄒守益方獻夫歐陽德  
等前後相役齋廡庖湏具備可居諸生百餘  
人每年祭期以春秋二仲月仲丁日四方同

志如期陳禮儀懸鐘磬歌詩侑食祭畢講會  
終月

十年辛卯五月同門黃弘綱會黃綰於金陵以先  
生胤子王正億請婚

先是師殯在堂有忌者行譖於朝革錫典世  
爵有司默承風旨媒孽其家鄉之惡少遂相  
煽欲以魚肉其子弟胤子正億方四齡與繼  
子正憲離仳竄逐蕩析厥居明年夏門人大  
學士方獻夫署吏部擇刑部員外王臣陞浙

江僉事分巡浙東經紀其家奸黨稍阻弘綱  
以洪畿擬是冬赴京 殿試恐失所托適綰  
陞南京禮部侍郎弘綱問計綰曰吾室遠莫  
計有弱息願妻之情關至戚庶得處耳是月  
洪畿趨金陵爲正億問名綰曰老母家居未  
得命不敢專洪畿復走台得太夫人命於是  
同門王良遂行聘禮焉

十一年壬辰正月門人方獻夫合同志會於京師  
自師沒桂萼在 朝學禁方嚴薛侃等既遭

罪譴京師諱言學至是年編脩歐陽德程文  
德揚名在翰林侍郎黃宗明在兵部戚賢魏  
良弼沈謐等在科與大學士方獻夫俱主會  
於時黃綰以進表入洪畿以趨廷對入與林  
春林大欽徐樾朱衡王惟賢傅頤等四十餘  
人始定日會之期聚於慶壽山房

九月正億趨金陵

正億外侮稍息內釁漸萌深居家扃同門居  
守者或經月不得見相懷憂逼於是同門僉

事王臣推官李逢與歐陽德王良薛僑李珙  
管州議以正億趨金陵將依舅氏居焉至錢  
塘惡少有躡其後載者迹既露諸子疑其行  
請卜得鼎二之上吉乃祥言共分胤子金以  
歸惡黨信爲實弛謀有不便者遂以分金騰  
謗流入京師臣以是被中黜職

十二年癸巳門人歐陽德合同志會於南畿

自師沒同門既襄事於越三年之後歸散四  
方各以所入立教合併無時是年歐陽德季

本許相卿何廷仁劉暘黃弘綱嗣講東南洪  
亦假事入金陵遠方志士四集類萃群趨或  
講於城南諸刹或講於國子鷄鳴倡和相稽  
疑辯相繹師學復有繼興之機夫

十三年甲午正月門人鄒守益建復古書院於安  
福祀先生

師在越時劉邦采首創惜陰會於安福間月  
爲會五日先生爲作惜陰說既後守益以祭  
酒致政歸與邦采劉文敏劉子和劉陽歐陽

金華卷三十五 年譜四附錄 四  
瑜劉肇衣尹一仁等建復古連山復真諸書院爲四鄉會春秋二季合五郡出青原山爲大會凡鄉大夫在郡邑者皆與會焉於是四方同志之會相繼而起惜陰爲之倡也

三月門人李遂建講舍於衢麓祀先生

先自師起征思田舟次西安門人樂惠王璣等數十人雨中出候師出天真二詩慰之明年師喪還玉山惠偕同門王修徐霈林文瓊等迎襯於草萍驛憑棺而哭者數百人至西

安諸生追師遺教莫知所寄洪畿乃與璣應典等定每歲會期是年遂爲知府從諸生請築室于衢之麓設師位歲修祀事諸生柴惟道徐天民王之弼徐惟緝王之京王念偉等又分爲龍游水南會徐用檢唐汝禮趙時崇趙志臯等爲蘭西會與天真遠近相應往來講會不輟衢麓爲之先也

五月巡按貴州監察御史王杏建王公祠於貴

陽

師昔居龍場誨擾諸夷久之夷人皆式崇尊  
信提學副使席書延至貴陽主教書院士類  
感德翕然向風是年杏按貴陽聞里巷歌聲  
藹藹如越音又見士民歲時走龍場致奠亦  
有遙拜而祀於家者始知師教入人之深若  
此門人湯得葉梧陳文學等數十人請建祠  
以慰士民之懷乃為贖白雲菴舊址立祠置  
膳田以供祀事杏立石作碑記畧曰諸君  
之請立祠欲追崇先生也立祠足以追崇先

生乎構堂以爲宅設位以爲依陳俎豆以爲  
享祀似矣追崇之實曾是足以盡之乎未也  
夫尊其人在行其道想像於其外不若佩教  
於其身先生之道之教諸君所親承者也德  
音鑿鑿聞者飫矣光範丕丕炙者切矣精蘊  
淵淵領者深矣諸君何必他求哉以聞之昔  
日者而傾耳聽之有不以道則曰非先生之  
法言也吾何敢言以見之昔日者而凝目視  
之有不以道則曰非先生之德行也吾何敢

行以領之昔日者而潛心會之有不以道則  
曰非先生之精思也吾何敢思言先生之言  
而德音以接也行先生之行而光範以覩也  
思先生之思而精蘊以傳也其爲追崇也何  
尚焉

十四年乙未刻先生文錄於姑蘇

先是洪畿奔師喪過玉山檢收遺書越六年  
洪教授姑蘇過金陵與黃綰聞人詮等議刻  
文錄洪作購遺文疏遣諸生走江浙閩廣直

隸搜獵逸稿至是年二月鳩工成刻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曹煜建仰止祠于九華山  
祀先生

九華山在青陽縣師嘗兩遊其地與門人江  
柯喬等宿化城寺數月寺僧好事者爭持  
紙索詩通夕灑翰不倦僧蓄墨跡頗富思師  
夙範刻師像于石壁而亭其上知縣祝增加  
葺之是年煜因諸生請建祠于亭前扁曰仰  
止鄒守益捐資令僧買贍田歲供祀事越隆



慶戊辰知縣沈子勉率諸生講學于斯增葺垣宇贍田煜祭文見青陽志

十五年丙申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張景提學僉事徐階重脩天真精舍立祀田

門人禮部尚書黃綰作碑記記曰今多書院興必由人或仕於斯或遊於斯或生於斯或功德被於斯必其人實有足重者表表在人思之不見而後立書院以祀之聚四方有志樹之風聲講其道以崇其化浙江之上龍山

之麓有曰天真書院立祀陽明先生者也蓋先生嘗遊于斯既沒故于斯創精舍講先生之學以明先生之道夫人知之豈待予言哉正德己卯寧濠之變起事江右將窺神器四方岌岌日危于死浙爲下游通衢八道財賦稱甲濠意欲先得之故陰置腹心計爲之應因先生據其上游奮身獨當之濠速敗浙賴以寧卒免鋒刃荼毒之苦皆先生之功也則今日書院之創非徒講學又以明先生之功

也書院始於先生門人行人薛侃進士錢德洪王畿合同志之資爲之繼而門人僉事王臣主事薛僑有事於浙又增治之始買田七十餘畝蒸嘗輯理歲病不給侍御張君按浙廼躋書院而歎曰先生之學論同性善先生之功存於社稷皆所宜祀矧履澤茲土尤甚惡可忽哉乃屬提學僉事徐君階命紹興推官陳讓以會稽廢寺田八十餘畝爲庄屬之書院又出法臺贖金三百兩命杭州推官羅

大用及錢塘知縣王鈇買宋人所爲龜疇田九十餘畝以益之於是需足人聚風聲益樹而道化行矣昔宋因書院而爲學校今於學校之外復立書院蓋久常特新之意與予嘗登茲山坐幽巖步危磴俯江流之洄浙引蒼渤之冥茫北覽西湖南目禹穴雲樹蒼蒼晴嵐宵宵於是愴然而悲悄然而戚恍見先生之如在而不能忘也乃知學校之設既遠遠則常常則玩玩則怠怠則學之道其踈乎書

院之作既近近則新新則惕惕則勵勵則學之道其修乎茲舉也立政立教之先務益於吾浙多矣

十六年丁酉十月門人周汝貞建新建伯祠于越是年汝貞以御史按浙先是師在越四方同門來遊日衆能仁光相至大天妃各寺院居不能容同門王良何秦等乃謀建樓居齋舍于至大寺左以居來學師沒後同門相繼來居依依不忍去是年汝貞與知府湯紹恩拓

地建祠于樓前取南康蔡世新肖師像每年春秋二仲月郡守率有司主行時祀

十一月僉事沈謚建書院于文湖祀先生

文湖在秀水縣北四十里廣環十里中橫一州四面澄碧書院創焉謚初讀傳習錄有悟師學即期執贄請見師征思田弗遂及聞訃追悼不已後爲行人聞薛子侃講學京師乃歎曰師雖沒天下傳其道者尚有人也遂拜薛子率同志王愛等數十人講學於其中置

田若干畝以贍諸生是年巡按御史周汝貞  
立師位於中堂春秋二仲月率諸生虔祀事  
歌師詩以侑食既後謚起僉江西爲師遍立  
南贛諸祠北沒叅政孫宏軾副使劉懋設謚  
位附食於師謚子進士啓原增置贍田與愛  
等議附薛子位祭期定季丁日同志與祭天  
真者俱趨文湖于今益盛

十七年戊戌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傅鳳翔建陽明  
祠於龍山

龍山在餘姚縣治右辛巳年師歸省祖塋門  
人夏淳孫陞吳仁管州孫應奎范引年柴鳳  
揚珂周于德錢大經應揚谷鍾秀王正心正  
思俞大本錢德周仲實等侍師講學於龍泉  
寺之中天閣師親書三八會期於壁吳仁聚  
徒於閣中合同志講會不輟丁亥秋師出征  
思田每遺書洪畿必念及龍山之會是年傳  
以諸生請建祠於閣之上方每年春秋二仲  
月有司主行時祀

十八年己亥江西提學副使徐階建仰止祠於洪  
都祀先生

自階典江西學政大發師門宗旨以倡率諸  
生於是同門吉安鄒守益劉邦采羅洪先南  
昌李遂魏良弼良貴王臣裘衍撫州陳九川  
傅默吳悌陳介等與各郡邑選士俱來合會  
焉魏良弼立石紀事

吉安士民建報功祠于廬陵祀先生

祠在廬陵城西隅師自正德庚午蒞廬陵日

進父老子弟告諭之使之息爭睦族興孝悌  
敦禮讓民漸向化興利剔蠹賑疫禳災皆有  
實惠七越月而去民追思之既提督南贛掃  
蕩流賊定逆濠之亂皆切民命及聞師訃喪  
過河下沿途哀號如喪考妣乃相與築祠名  
曰報功歲脩私祀後曾孔化賀鈞周祉王時  
椿時槐陳嘉謨等相與協成制益宏麗春秋  
郡有司主祀

十九年庚子門人周桐應典等建書院于壽岩祀

先生

壽岩在永康西北鄉岩多瑞石空洞塏爽四  
山環翠五峯前擁桐廬與同門李珙程文德  
講明師旨嵌岩作室以居來學諸生盧可久  
程梓等就業者百有餘人立師位於中堂歲  
時奉祀定期講會至今不輟

二十一年壬寅門人范引年建混元書院于青田  
祀先生

書院在青田縣治引年以經師為有司延聘

主青田教事講藝中時發師旨諸生葉天秩  
七十有餘人聞之惕然有感復肅儀相率再  
拜共進師學又懼師聯無所樹藝不固乃糾  
材築室肖師像於中堂謂范子之學出於王  
門追所自也范子卒春秋配食乞洪作仰止  
祠碑記御史洪恒紀其詳後提學副使阮鶚  
增建為心極書院畿作碑記畧曰心極之  
義其昉諸古乎孔子易有太極是生兩儀以  
至定吉凶而生大業所以通神明之德類萬

物之情而冒天下之道無非易也易者無他  
吾心寂感有無相生之機之象也天之道爲  
陰陽地之道爲剛柔人之道爲仁義三極于  
是乎立象也者像此者也陰陽相摩剛柔相  
盪仁義相禪藏乎無扁之鍵行乎無轍之途  
立乎無所倚之地而神明出焉萬物備焉故  
曰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  
之故此孔子之精蘊也當時及門之徒惟顏  
氏獨得其宗觀夫喟然之歎有曰如有所立

卓爾有無之間不可以致詰雖欲從之末由  
也已故曰發聖人之蘊顏子也顏子沒而聖  
學遂亡後千餘載濂溪周子始復追尋其緒  
發爲無極而太極之說蓋幾之矣而後儒紛  
紛之議尚未能一無惑乎千載之寥寥也蓋  
漢之儒者泥于有象一切仁義忠孝禮樂教  
化經綸之迹皆認以爲定理必先講求窮索  
執爲典要而後以爲應物之則是爲有得于  
太極似矣而不知太極爲無中之有不可以

有名也隋唐以來老佛之徒起而攘臂其間以經綸為糟粕乃復矯以窈冥玄虛之見甚至培擊仁義蕩滅禮教一切歸之于無是為有得于無極似矣而不知無極為有中之無非可以無名也周子洞見二者之弊轉相謬溺不得已而救之建立圖說以顯聖學之宗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中正仁義云者太極之謂而主靜云者無極之謂人極于是乎立焉議者乃以無極之言為出于老氏分中

正仁義為動靜而不悟主靜無欲之旨亦獨何哉夫自伏羲一畫以啓心極之原神無方而易無體即無極也孔子固已言之矣而周子之得聖學之傳無疑也夫聖學以一為要一者無欲也人之欲大約有二高者蔽于意見卑者蔽于嗜慾皆心之累也無欲則一無欲則明通公溥而聖可學矣君子寡慾故脩之而吉小人多慾故悖之而凶吉凶之幾極之立與不立于此焉分知此則知山峯阮子



所謂心極之說矣

二十三年甲辰門人徐珊建虎溪精舍于辰州祀先生

精舍在府城隆興寺之北師昔還自龍場與門人冀元亨蔣信唐愈賢等講學于龍興寺使靜坐密室悟見心體是年珊爲辰同知請於當道與諸同志大作祠宇置贍田鄒守益爲作精舍記羅洪先作性道堂記又有見江亭玉芝亭鷗鷺軒珊與其弟楊珂俱多題誌

二十七年戊申八月萬安同志建雲興書院祀先生

書院在白雲山麓前對芙蓉峰幙下秀出如圭大江橫其下同志朱衡劉道劉弼劉崑王舜韶吳文惠劉中虛等迎予講學於精脩觀諸生在座者百五十人有奇晚遊城闈見民居井落邑屋華麗洪曰民庶且富而諸君敷教之勤若此可謂禮義之鄉矣衡曰是城四十年前猶爲赤土耳問之曰南贛峒賊流劫

無常妻女相牽而泣曰賊來曷避惟一死可恃耳師來蕩平諸峒百姓始得築城生聚乃有今日皆師之賜也洪嘉嘆不已乃謂曰沐師德澤之深若此南來郡邑俱有祠祀何是地獨無衆皆蹙然曰有志未遂耳乃責洪作疏糾材是夕來相助者盈二百金舉人周賢宣作文祀土衆役並興中遭異議止之至嘉靖甲子衡爲尚書賢宣爲方伯與太僕卿劉懋復完舊業祭祀規制大備名曰雲興書院

云

九月門人陳大倫建明經書院於韶祀先生書院在府城先是同門知府鄭騶作明經館與諸生課業倡明師學至是大倫守韶因更建書院立師位與陳白沙先生並祀是月洪謁甘泉湛先生踰庾嶺與諸生鄧魯駱堯知胡直王城劉應奎鍾大賓魏良佐潘槐莫如德張昂等六十三人謁師祠相與入南華二賢閣與鄧魯胡直等共闡師說至隆慶己巳

知府李渭大脩祠宇集諸生與黃城等身證道要師教復振

二十九年庚戌正月吏部主事史際建嘉義書院于溧陽祀先生

書院在溧陽救荒滄史際因歲青築滄塘以活饑民塘成而建書院于上延四方同志講會館穀之籍其田之所入以備一邑饑荒名曰嘉義欽 玉音也際與呂光洵議延洪主教事乃先幣聘越三年茲來定盟是月同志

周賢宣趙大河諸生彭若思彭适袁端化王雙徐大經陳三謨等數十人際率子姪史繼源繼志史銓史珂史繼書繼辰致詹偕吾子壻葉邁鄭安元錢應度應量應禮應樂定期來會常不下百餘人立師與甘泉湛先生位春秋奉祀○天成篇揭嘉義堂示諸生曰吾人與萬物混處於天地之中為天地萬物之宰者非吾身乎其能以宰乎天地萬物者非吾心乎心何以能宰天地萬物也天地萬物

有聲矣而爲之辯其聲者誰歟天地萬物有  
色矣而爲之辯其色者誰歟天地萬物有味  
矣而爲之辯其味者誰歟天地萬物有變化  
矣而神明其變化者誰歟是天地萬物之聲  
非聲也由吾心聽斯有聲也天地萬物之色  
非色也由吾心視斯有色也天地萬物之味  
非味也由吾心嘗斯有味也天地萬物之變  
化非變化也由吾心神明之斯有變化也然  
則天地萬物也非吾心則弗靈矣吾心之靈

毀則聲色味變化不得而見矣聲色味變化  
不可見則天地萬物亦幾乎息矣故曰人者  
天地之心萬物之靈也所以主宰乎天地萬  
物者也○吾心爲天地萬物之靈者非吾能  
靈之也吾一人之視其色若是矣凡天下之  
有目者同是明也一人之聽其聲若是矣凡  
天下之有耳者同是聰也一人之嘗其味若  
是矣凡天下之有口者同是嗜也一人之思  
慮其變化若是矣凡天下之有心知者同是

神明也匪徒天下為然也凡前乎千百世已上其耳目同其口同其心知同無弗同也後乎千百世已下其耳目同其口同其心知同亦無弗同也然則明非吾之目也天視之也聰非吾之耳也天聽之也嗜非吾之口也天嘗之也變化非吾之心知也天神明之也故目以天視則盡乎明矣耳以天聽則竭乎聰矣口以天嘗則不爽乎嗜矣思慮以天動則通乎神明矣天作之天成之不參以人是之

謂天能是之謂天地萬物之靈○吾心為天地萬物之靈惟聖人為能全之非聖人能全之也夫人之所同也聖人之視色與吾目同矣而目能不引於色者率天視也聖人之聽聲與吾耳同矣而耳能不蔽於聲者率天聽也聖人之嗜味與吾口同矣而口能不爽於味者率天嘗也聖人之思慮與吾心知同矣而心知不亂於思慮者通神明也吾目不引於色以全吾明焉與聖人同其視也吾耳不

蔽於聲以全吾聰焉與聖人同其聽也吾口  
不爽於味以全吾嗜焉與聖人同其嘗也吾  
心知不亂於思慮以全吾神明焉與聖人同  
其變化也故曰聖人可學而至謂吾心之靈  
與聖人同也然則非學聖人也能自率吾天  
也○吾心之靈與聖人同聖人能全之學者  
求全焉然則何以爲功耶有要焉不可以支  
求也吾目蔽於色矣而後求去焉非所以全  
明也吾耳蔽於聲矣而後求克焉非所以全

聰也吾口爽於味矣而後求復焉非所以全  
嗜也吾心知亂於思慮矣而後求止焉非所  
以全神明也靈也者心之本體也性之德也  
百體之會也徹動靜通物我亘古今無時乎  
弗靈無時乎或間者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  
知之或困而知之皆自率是靈以通百物勿  
使間于欲焉已矣其功雖不同其靈未嘗不  
一也吾率吾靈而發之於目焉自辯乎色而  
不引乎色所以全明也發之於耳焉自辯乎

聲而不蔽乎聲所以全聰也發之於口焉自  
辯乎味而不爽乎味所以全嗜也發之於思  
慮焉萬感萬應不動聲臭而其靈常寂大者  
立而百體通所以全神明也人一能之已百  
之人十能之已千之必率是靈而無間于欲  
焉是天作之人復之是之謂天成是之謂致  
知之學○增刻先生朱子晚年定論朱子定  
論師門所刻止一卷今洪增錄二卷共三卷  
際令其孫致詹梓刻於書院○重刻先生山

東甲子鄉試錄山東甲子鄉試錄皆出師手  
筆同門張峯判應天府欲番刻於嘉義書院  
得吾師繼子正憲氏原本刻之

四月門人呂懷等建大同樓于新泉精舍設師  
像合講會

精舍在南畿崇禮街初史際師甘泉先生築  
室買田爲館穀之資是年懷與李遂劉起宗  
何遷余胤緒呂光洵歐陽塾歐陽瑜王與槐  
陸光祖龐蒿林烈及諸生數十人建樓于精

舍設師與甘泉像爲講會會畢退坐昧昧室  
默對終夕而別是月洪送王正億入胄監至  
金山遂入金陵趨會焉何遷時爲吏部文選  
司郎中偕四司同僚邀余登報恩寺塔坐第  
一層問曰聞師門禁學者靜坐慮學者偏靜  
淪枯槁也似也今學者初入門此心久濡俗  
習淪浹膚髓若不使求密室耳目與物無所  
覩聞澄師絕慮深入玄漠何時得見真面目  
乎師門亦嘗言之假此一段以補小學之功

又云心罹疾痼如鏡面班垢必先磨去明體  
乃見然後可使一塵不容今禁此一法恐令  
人終無所入洪對曰師門未嘗禁學者靜坐  
亦未嘗立靜坐法以入人曰舍此有何法可  
入曰只教致良知良知即是真面目良知明  
自能辯是與非自能時靜時動不偏于靜曰  
何言師門不禁靜坐曰程門歎學者靜坐爲  
善學師門亦然但見得良知頭腦明白更求  
靜處精鍊使全體著察一滓不留又在事上



精鍊使全體著察一念不欺此正見吾體動而無動靜而無靜時動時靜不見其端爲陰爲陽莫知其始斯之謂動靜皆定之學曰偏於求靜終不可與入道乎曰離喜怒哀樂以求中必非未發之中離仁敬孝慈以求止必非緝熙之止離視聽言動以求仁必非天下歸仁之仁是動靜有間矣非合內合外故不可與語入道曰師門亦有二教乎曰師嘗言之矣吾講學亦嘗誤人今較來較去只是致

良知三字無病衆皆起而歎曰致知則存乎心悟致知焉盡矣下塔由畫廊指真武流形圖曰觀此亦可以証儒佛之辯衆皆曰何如曰真武山中久坐無得欲棄去感老嫗磨針之喻復入山中二十年遂成至道今若盡堯流形圖必從克明峻德親九族以至協和萬邦盡舜流形圖必從舜往于田自耕稼陶漁以至七十載陟方又何時得在金碧山水中枯坐二三十年而後可以成道耶諸友大笑

而別

三十年辛亥巡按貴州監察御史趙錦建陽明祠於龍場

龍場舊有龍岡書院師所手植也至是錦建祠三楹於書院北旁翼兩序前爲門仍題曰龍岡書院周垣繚之奠師位於中堂巡撫都御史張鶚翼廉使張堯年叅政萬虞愷提學副使謝東山共舉祠祀羅洪先撰祠碑記記畧曰予嘗考龍場之事於先生之學有大辯

焉夫所謂良知云者本之孩童固有而不假於學慮雖匹夫匹婦之愚固與聖人無異也乃先生自叙則謂困於龍場三年而後得之固有不易者則何以哉今夫發育之功天地之所固有也然天地不常有其功一氣之歛閉而成冬風露之撼薄霜霰之嚴凝隕穫穉敗生意蕭然其可謂寂寞而枯槁矣鬱極而輒雷霆奮焉百蟄啓群草茁氤氳動盪於宇宙之間者則向之風霰爲之也是故藏不深

則化不速蓄不固則致不遠屈伸剝復之際  
天地且不違而况於人乎先生以豪傑之才  
振迅雄偉脫屣于故常於是一變而爲文章  
再變而爲氣節當其倡言於逆瑾蠱政之時  
撻之朝而不悔其憂思慷慨意氣激烈議論  
鏗訇真足以凌駕一時而托名後世豈不快  
哉及其擯斥流離而於萬里絕域荒烟深箐  
狸鼯豺虎之區形影子立朝夕惴惴既無一  
可騁者而且疾病之與居瘴癘之與親情迫

於中忘之有不能勢限於外去之有不可輾  
轉煩贅以需動忍之益蓋吾之一身已非吾  
有而又何有於吾身之外至于是而後如大  
夢之醒強者柔浮者實凡平日所挾以自快  
者不惟不可以常恃而實足以增吾之機械  
盜吾之聰明其塊然而生塊然而死與吾獨  
存而未始加損者則固有之良知也然則先  
生之學出之而愈張晦之而愈光鼓舞天下  
之人至於今日不怠者非雷霆之震前日之

龍塲其風霰也哉嗟乎今之言良知者莫不曰固有固有問其致知之功任其固有焉耳亦嘗於枯稿寂寞而求之乎所謂盜聰明增機械者亦嘗有辯於中否乎生於憂患死於安樂豈有待於人乎

三十一年壬子提督南贛都御史張烜建復陽明

王公祠於鬱孤山

祠在贛州鬱孤臺前濂溪祠之後嘉靖初年軍衛百姓思師恩德不已百姓乃糾材建祠

于鬱孤臺以虔尸祝軍衛官兵建祠于學宮右塑像設祀俱有成式繼後異議者移鬱孤祠像於報功祠後湫隘慢褻軍民懷忿至是署兵備僉事沈謚訪詢其故父老子弟相與涕泣申告謚謁師像為之泫然出涕報功祠舊有贍田米三十八石見供春秋二祭鬱孤祠則取諸贛縣均平銀兩乃具申軍門烜如其議脩葺二祠迎師像於鬱孤臺廟貌嚴飾煥然一新軍衛有司各申虔祝父老子弟歲

臘駿奔烜作記立石紀事 師自征三泖山  
寇盡平即日班師立法定制令贛屬縣俱立  
社學以宣風教城中立五社學東曰義泉書  
院南曰正蒙書院西曰富安書院又西曰鎮  
寧書院北曰龍池書院選生儒行義表俗者  
立爲教讀選子弟秀穎者分入書院教之歌  
詩習禮申以孝悌導之禮讓未期月而民心  
丕變革奸軌而化善良市廛之民皆知服長  
衣叉手拱揖而歌誦之聲溢於委巷浸浸乎

三代之遺風矣繼後異議者盡墮成規而五  
院爲強暴者私據禮樂之教息矣至是謚詢  
士民之情罪逐僭據脩舉廢墜五社之學復  
完慎選教讀子弟而淬礪之風教復興泯泯  
乎如師在日矣

建復陽明王公祠於南安

南安青龍舖師所屬曠之地也士民哀號哭  
泣相與建祠於學宮之右歲時父老子弟奔  
走祝奠有司即為崇祀廟貌宏麗後爲京師

全書卷三十五  
流言承奉風旨者遂遷祠於委巷隘陋污穢  
人心不堪謚與有司師生議復舊址原制樓  
五楹前門五楹取委巷祠址之值於民助完  
工作具申軍門烜從之自是師祠與聖廟並  
垂不朽矣

三十二年癸丑江西僉事沈謚脩復陽明王公祠  
於信豐縣

按謚虔南公移錄曰贛州府所屬十一縣俱  
有前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陽明王公祠巍然

並存蓋因前院功業文章足以匡時而華國  
謀猷軍旅足以禦暴而捍災南贛士民咸思  
慕之歌頌功德久而不衰尚有談及而下淚  
者本縣原有祠堂後有塞門什主者廢爲宴  
懣之所是誠何心哉爲此仰本縣官吏照牌  
事例限三日內即查究清理仍爲灑掃立主  
因舊爲新不惟一邑師生故老得以俱興瞻  
仰之私而凡過信豐之墟者咸得以盡展拜  
俎豆之禮古人所謂愛禮存羊禮失求野之

意即是可見矣時謚署南贛兵備事故云  
三月改建王公祠於南康

南康舊有祠在學宮右後因異議者遷師像於旭山韓公祠內謚往謁祠見二像並存於一室王公有祭而無祠韓公有祠而無祭其室且卑陋訪祠西有鄉約所前有堂三間後有閣一座規模頗勝乃置師像於堂而復其祭韓公祠另為立祭使原有祠者因祠而舉祭原有祭者因祭而立祠則兩祠之勢並峙

而各全其尊報功之典同行而咸盡其義矣  
三月安遠縣知縣吳卜相請建王公報功祠

安遠舊無師祠百姓私立牌於小學父老子弟相率餽奠始伸歲膺之情卜相見之乃惕然曰此吾有司之責也乃具申舊院道謂前都御史陽明王公功在天下而安遠為用武之地教在萬世而虔州為首善之區本縣正德年間中有廣寇葉芳擁眾數千肆行剽掠民不聊生自受本院撫勦以來立籍當差無

異於土著之齊民後生小子不忘乎良知之  
口授今詢輿情擇縣西舊堤備所空處堪以  
修建祠堂本縣將日逐自理詞訟銀兩買辦  
供費庶財省而功倍祀專而民悅嘉靖二十  
九年申據前提督軍門盧俱如議行之見今  
像貌森嚴祠宇宏麗申兵備僉事沈提督軍  
門張扁其堂曰仰止門日報功祠烜爲作記

立石紀事

四月瑞金縣知縣張景星請建王公報功祠

按虔南公移錄景星申稱正德初年歲侵民  
饑牽賊衝熾民不聊生逃亡過半賴提督軍  
門王公剪除克惡宣布德威發粟賑饑逃民  
復業感恩思德欲報無酌今有耆民蘇振等  
願自助財鳩工拓鄉校右以崇祠像李珩祿  
願自助早田八十畝以承春秋尸祝僉事沈  
謐嘉獎之申照軍門張烜嚴立規制題曰報  
功立石紀事

六月崇義縣知縣王廷耀重修陽明王公祠



崇義縣在上猶大庾南康之中相距各三百餘里師所奏建也數十年來居民井落草木茂密生聚繁衍百姓追思功德家設像以致奠祝至是廷耀請於前軍門盧會民建師祠於儒學東隅盧從之僉事沈謐巡縣廷耀請新舊制謐爲增其未備設制定祀如信豐諸縣立石紀事

九月太僕少卿呂懷巡按御史成守節改建陽明祠於瑯琊山

山去城五里舊有祠在豐樂亭右湫隘不容俎豆茲改建紫薇泉上是年畿謁師祠與懷戚賢等數十人大會於祠下十月洪自寧國與貢安國謁師祠見同門高年猶有能道師教人初入之功者

三十三年甲寅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閻東寧國知府劉起宗建水西書院祀先生

水西在涇縣大溪之西有上中下三寺初與諸生會集寓於各寺方丈既而諸生日衆僧

舍不能容乃築室於上寺之隙地以備講肄  
又不足提學御史黃洪崑與知府劉起宗創  
議建精舍於上寺右未就巡按御史閻東提  
學御史趙鏜繼至起宗復申議於是屬知縣  
丘時庸恢弘其制督成之邑之士民好義者  
競來相役南陵縣有寡婦陳氏曹按妻也遣  
其子廷武輸田八十畝有奇以廩餼來學於  
時書院館穀具備遂成一名區云起宗禮聘  
洪畿間年至會

三十四年乙卯歐陽德改建天真仰止祠

德揭天真祠曰據師二詩石門蒼峽龜疇胥  
海皆上院之景吾師神明所依也今祠建山  
麓恐不足以安師靈適其徒御史胡宗憲提  
學副使阮鶚俱有事吾浙即責其改建祠於  
其上院扁其額曰仰止江西提學副使王宗  
沐訪南康生祠塑師像遣生員徐應隆迎至  
新祠爲有司公祭下祠塑師燕居像爲門人  
私祭鄒守益撰天真仰止祠記記曰嘉靖丙

辰錢子德洪聚青原連山之間議葺陽明先生年譜且曰仰止之祠規模聳舊觀矣宜早至一記之未果趨也迺具顛末以告天真書院本天真龍淨明三寺地歲庚寅同門王子臣薛子侃王子畿暨德洪建書院以祀先生新建伯中為祠堂後為文明閣藏書室望海亭左為嘉會堂游藝所傳經樓右為明德堂日新館傍為翼室置田以供春秋祭祀歲甲寅今總制司馬梅林胡公宗憲按浙今中

丞阮公鶚視學謀於同門黃子弘綱主事陳子宗虞改祠於天真上院距書院半里許以薛子侃歐陽子德王子臣附俱有事師祠也左為叙勲堂右為齋堂後崖為雲泉樓前為祠門門之左通慈雲嶺磴道橫亘若虹立石牌坊於嶺上題曰仰止下接書院百步一亭曰見疇曰瀉雲曰環海右拓基為淨香菴以居守僧外為大門合而題之曰陽明先生祠門外半壁池跨池而橋曰登雲橋外即龜田

亭其土曰大極云歲丁巳春總制胡公平海  
夷而歸思敷文教以戢武士命同門杭二守  
唐堯臣重刻先生文錄傳習錄於書院以嘉  
惠諸生重修祠宇加丹堊泉石之勝闢凝霞  
玄陽之洞梯上真躡蟾窟經蒼峽采十真以  
臨四眺湘烟越嶠縱足萬狀窮島怒濤坐收  
樽俎之間四方遊者愕然以爲造物千年所  
秘也文明有象先生嘗詠之而一旦盡發於  
群公鬼神其聽之矣守益拜首而復曰真之

動以天也微矣果疇而仰應又疇而止之先  
師之訓曰有而未嘗有是真有也無而未嘗  
無是真無也見而未嘗見是真見也而反覆  
師旨慨乎顏子知幾之傳故其詩曰無聲無  
臭而乾坤萬有基焉是無而未嘗無也又曰  
不離日用常行而直造先天未畫焉是有而  
未嘗有也無而未嘗無故視聽言動于天則  
欲罷而不能有而未嘗有故天則穆然無方  
無體欲從而末由茲顏氏之所以爲真見也

吾儕之服膺師訓久矣飭勵事爲而未達行  
著習察之蘊則倚於滯像研精性命而不屑  
人倫庶物之實則倚於凌虐自邇而遠自卑  
而高未免於岐也而入門升堂奚所仰而止  
乎獨知一脈天德所由立而王道所由四達  
也慎之爲義從心從真不可人力加損稍涉  
加損便入人爲而僞矣古之人受命如舜無  
憂如文繼志述事如武王周公格帝饗廟運  
天下於掌舉由孝弟以達神明無二塗轍故

曰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掩如此指真之動以  
天也先師立艱履險磨瑨去垢從直諫遠謫  
九死一生沛然有悟于千聖相傳之訣析支  
離於衆淆融闕漏於二氏獨揭良知以醒群  
夢故惠流於窮民威襲於巨寇功昭于宗社  
而教思垂於善類雖罹讒而遇媚欲揜而彌  
章身沒三十年矣干戈倥偬中表揚日力此  
豈聲音笑貌可襲取哉惟梅林子嘗受學於  
金臺至取師門學術勲烈相與研之既令餘

姚諳練淬勵荐拜簡命神謀鬼謀出入千古  
旁觀駭汗而竟以成功若於先師有默解者  
繼自今督我同遊暨於來學駿奔詠歌務盡  
齋明盛服之實其望也若歧其至也若休將  
三千三百盜然仁體罔俾支離闕漏雜之以  
古所稱忠信篤敬叅前倚衡蠻貊無異於州  
里省刑薄歛親上死長持挺於秦楚是祭先  
師未展之秘達爲赤烏隱爲陋巷俾 聖代  
中和位育之休熙光天化日之中是謂仰止

之真

三十五年丙辰二月提學御史趙鏜修建復初書  
院祀先生

書院在廣德州治初鄒守益謫判廣德創建  
書院置贍田以延四方來學率其徒濮漢施  
天爵過越見師而還復初之會遂振不息後  
漢天爵出宦遊是會興復不常者二十年至  
洪畿主水西會往來廣德諸生張槐黃中李  
天秩等邀會五十人過必與停驂信宿是年

漢天爵致政歸知州莊士元州判何光裕申  
鏜復大修書院設師位以歲修祀事

五月湖廣兵備僉事沈寵建仰止祠於崇正書  
院祀先生

書院在蘄州麒麟山寵與州守同門谷鍾秀  
建書院以合州之選士講授師學是年與鄉  
大夫顧問顧闕迎洪於水西諸生鍾沂史修  
等一百十人有奇合會於立誠堂寵率州守  
首舉祀事屬洪撰仰止祠記其畧曰二三子

爾知天下有不因世而異不以地而隔不爲  
形而拘者非良知之謂乎夫子於諸生世異  
地隔形踈而願祠而祀之尸而祝之非以良  
知潛通於其間乎昔舜文之交也世之相後  
千有餘歲地之相去千有餘里揆其道則若  
合符節者何也爲其良知同也苟求其同豈  
惟舜文爲然哉赤子之心與大人同夫婦之  
愚不肖與聖人同蒸民之不識不知與帝則  
同故考諸往聖而非古也俟諸百世而非今

也無弗同也無弗足也故歷千載如一日焉  
地不得而間也通千萬人如一心焉形不得  
而拘也三代而降世衰道微而良知真體炯  
然不滅故夫子一發其端而吾人一觸其幾  
恍然如出幽谷而覩天日故諸生得之易而  
信之篤者爲良知同也雖然諸生今日得之  
若易信之若篤矣亦尚思其難而擬其信之  
若未至乎昔者夫子之始倡是學也天下非  
笑詆訾幾不免于陷穽者屢矣夫子憫人心

之不覺也忘其身之危困積以誠心稽以實  
得見之行事故天下之同好者共起而以身  
承之以政明之故諸生之有今日噫亦難矣  
諸生今日之得若火燃泉達能繼是無間必  
信其燎原達海以及于無窮斯爲真信也已  
是在二三子圖之

四十二年癸亥四月先師年譜成

師既沒同門薛侃歐陽德黃弘綱何性之王  
畿張元冲謀成年譜使各分年分地搜集成



全書卷三十五  
全書四附錄  
蔡總裁於鄒守益越十九年庚戌同志未及  
合併洪分年得師始生至謫龍場寓史際嘉  
義書院具稿以復守益又越十年守益遺書  
曰同志注念師譜者今多爲隔世人矣後死  
者寧無懼乎譜接龍場以續其後脩飾之後  
吾其任之洪復寓嘉義書院具稿得三之二  
壬戌十月至洪都而聞守益訃遂與巡撫胡  
松弔安福訪羅洪先于松原洪先開關有悟  
讀年譜若有先得者乃大悅遂相與考訂促

洪登懷王越四月而譜成

八月提學御史耿定向知府羅汝芳建志學書  
院于宣城祀先生

洪畿初赴水西會過寧國府諸生周怡貢安  
國梅守德沈寵余珊徐大行等二百人有奇  
延至景德寺講會相繼不輟是年畿至定向  
汝芳規寺隙地建祠立祀于今講會益盛後  
知府鍾一元扁爲昭代真儒遵聖諭也

四十三年甲子少師徐階撰先生像記

記曰陽明先生像一幅水墨寫嘉靖己亥予  
督學江西就士人家摹得先生燕居像二朝  
衣冠像一明年庚子夏以燕居之一贈呂生  
此幅是也先生在正德間以都御史巡撫南  
贛督兵敗宸濠平定大亂拜南京兵部尚書  
封新建伯其後以論學爲世所忌竟奪爵予  
往來吉贛問其父老云濠之未叛也先生奉  
命按事福州乞歸省其親乘單舸下南昌至  
豐城聞變將走還幕府爲討賊計而吉安太

守松月伍公議適合郡又有積穀可養士因  
留吉安徵諸郡兵與濠戰湖中敗擒之其事  
皆有日月可按覆而忌者謂先生始赴濠之  
約后持兩端遁歸爲伍所強會濠攻安慶不  
克乘其沮喪幸成攻夫人苟有約其敗徵未  
見必不遁凡攻討之事勝則侯不勝則族苟  
持兩端雖強之必不留 武皇帝之在御也  
政由嬖倖濠悉與結納至或許爲內應方其  
崛起天下皆不敢意其遽亡先生引兵而西

留其家吉安之公署聚薪環之戒守者曰兵  
敗即縱火毋為賊辱嗚呼此其功豈可謂倖  
成而其心事豈不皦然如日月哉忌者不與  
其功足矣又舉其心事誣之甚矣小人之不  
樂成人善也自古君子為小人所誣者多矣  
要其終必自暴白乃予所深慨者今世士大  
夫高者談玄理其次為柔愿下者直以貪黷  
奔競謀自利其身有一人焉出死力為國家  
平定大亂而以忌厚誣之其勢不盡驅士類

人於三者之途不止凡為治不患無事功患  
無賞罰議論者賞罰所從出也今天下漸以  
多事庶幾得人焉馳驅其間而平時所議論  
者如此雖在上智不以賞罰為勸懲彼其激  
勵中才之具不已踈乎此予所深慨也濠之  
亂孫許二公死于前先生平定之于後其迹  
不同同有功於名教江西會城孫許皆廟食  
而先生無祠予督學之二年始祀先生于後  
圃未幾被召因摹像以歸將示同志者而首

以贈呂生予嘗見人言此像于先生極似以  
今觀之貌殊不武然獨以武功顯於此見儒  
者之作用矣呂生誠有慕乎尚於其學求之  
巡按江西監察御史成守節重脩洪都王公仰  
止祠

大學士李春芳作碑記曰陽明先生祠少  
師存翁徐公督學江右時所創建也公二十  
及第宏詞博學燁然稱首詞林一時詞林宿  
學皆自以爲不及而公則曰學豈文詞已也

日與文莊歐陽公窮究心學聞陽明先生良  
知之說而深契焉江右爲陽明先生過化公  
既闡明其學以訓諸生而又爲崇祀無所不  
足以繫衆志乃於省城營建祀宇肖先生像  
祀之遴選諸生之儁茂者樂群其中名曰龍  
沙會公課藝暇每以心得開示諸生而一時  
諸生多所興起云既公召還游躋綸閣爲  
上所親信蓋去江右幾二十年夫有告以祠宇  
傾圯者公則愀然動心捐賜金九十屬新建

錢令脩葺之侍御甘齋成君聞之曰此予責也遂身任其事鳩工拓材飾其所已敝增其所未備堂宇齋舍煥然改觀不惟安神允稱而諸生之興起者益勃勃不可禦矣噫公當樞筦之任受心膂之寄無論幾務叢委即宸翰咨荅日三四至而猶之不可以已也夫致知學發自孔門而孟子良知之說則又發所未發陽明先生合而言之曰致良知則好善惡惡之意誠推其極家國天下可坐而理矣

公篤信先生之學而日以體之身心施之政事秉鈞之初即發私餽屏貪墨示以好惡四海嚮風不數年而人心吏治翕然丕變此豈有異術哉好善惡惡之意誠於中也故學非不明之患患不誠耳知善知惡良知具存譬之大明當天無微不照當好當惡當賞當罰當進當退錙銖不爽各當天則循其則而應之則平平蕩蕩無有作好無有作惡而天下平矣故誠而自慊則好人所好惡人所惡而

金書卷三十五  
八年詩四附錄  
四  
爲仁不誠而自欺則好人所惡惡人所好而  
爲不仁苟爲不仁生於其心害於其事蠹治  
戕民有不可勝言者矣公爲此懼又舉明道  
定性識仁二書發明其義以示海內學者而  
致知之學益明以切諸生能心惟其義而體  
諸身則於陽明先生之學幾矣業新舍者其  
尚體公之意而殫力於誠以爲他日致用之  
地哉

四十五年丙寅刻先生文錄續編成

師文錄久刻行于世同志又以所遺見寄彙  
錄得爲卷者六嘉興府知府徐必進見之曰  
此於師門學術皆有關切不可不遍行同志  
董生啓予徵少師存齋公序命工入梓名曰  
文錄續編并家乘三卷行於世云

今

上皇帝隆慶元年丁卯五月 詔贈新建侯謚文

成

丁卯正月詔病故大臣有應得恤典贈謚而

未得者許部院科道官議奏定奪於是給事中辛自脩岑用賓等御史王好問耿定向等上疏原任新建伯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守仁功勳道德宜膺殊恤下吏禮二部會議得王守仁具文武之全才闡聖賢之絕學筮官郎署而坑疏以犯中璫甘受炎荒之謫建臺江右而提兵以平巨逆親收社稷之功偉節竒勳久見推於輿論封盟錫典豈宜遽奪於身終疏上詔贈新建侯謚文成

制曰竭忠盡瘁固人臣職分之常崇德報功實國家激勸之典矧通侯班爵崇亞上公而節惠易名榮逾華袞事必待乎論定恩豈容以久虛爾故原任新建伯南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守仁維岳降靈自天佑命爰從弱冠屹爲宇宙人豪甫拜省郎獨奮乾坤正論身瀕危而志愈壯道處困而造彌深紹堯孔之心傳微言式闡倡周程之道術來學攸宗蘊蓄既宏猷爲丕著遺艱投大隨試

金書卷三十五  
皆宜戡亂解紛無施勿效閩粵之箐巢盡掃  
而擒縱如神東南之黎庶舉安而文武足憲  
爰及逆藩稱亂尤資仗鉞淵謀旋凱奏功速  
於吳楚之三月出奇決勝邁彼淮蔡之中宵  
是嘉社稷之偉勲申盟帶礪之異數既復撫  
夷兩廣旋至格苗七旬謗起功高賞移罰重  
爰遵遺 詔兼采公評續相國之生封時庸  
旌伐追曲江之殊卹庶以酬勞茲特贈為新  
建侯謚文成錫之

誥命於戲鐘鼎勒銘嗣美東征之烈券綸昭錫世  
登南國之功永為一代之宗臣實耀千年之  
史冊冥靈不昧寵命其承六月十七日遣行  
人司行人 賜造墳域遣浙江布政使司堂  
上正官叅政 與祭七壇

二年戊辰六月先生嗣子正億襲伯爵

元年三月給事中辛自脩岑用賓等為開讀  
事上疏請復伯爵吏部尚書楊博奉

旨移咨江西巡撫都御史任士憑會同巡按御



史蘇朝宗查覆征藩實跡及浙江巡撫都御史趙孔昭巡按御史王得春奏應復爵廕相同于是吏部奉欽依會同成國公朱希忠戶部尚書馬森等議得本爵一聞逆濠之變不以非其職守急還吉安倡義勤王未踰旬朔而元克授首立消東南尾大之憂不動聲色而奸宄蕩平坐貽宗社盤石之固較之開國佐命時雖不同擬之靖遠咸寧其功尤偉委應補給

誥券容其子孫承襲以彰與國咸休永世無窮之報議上 詔遵

先帝原封伯爵與世襲至三年五月御史傅寵奏議爵廕吏部復請 欽依會同成國公朱希忠戶部尚書劉體乾議得誠意伯劉基食糧七百石乃

太祖欽定靖遠伯王驥一千石新建伯王守仁一千石係累朝欽定多寡不同夫封爵之典論功有六曰開國曰靖難曰禦胡曰平番曰

征蠻曰擒反而守臣死綏兵樞宣猷督府勦  
寇咸不與焉蓋六功者關

社稷之重輕係四方之安危自非茅土之封不  
足以報之至于死綏宣猷勦寇則皆一身一  
時之事錫以錦衣之廕則可槩欲剖符則未  
可也竊照新建伯王守仁乃正德十四年親  
捕反賊宸濠之功南昌南贛等府雖同邦域  
分土分民各有專責提募兵而平隣賊不可  
不謂之倡義南康九江等處首罹荼毒且進

且攻人心搖動以藩府而叛

朝廷不可不謂之勁敵出其不意故俘獻于旬  
月之間若稍懷遲疑則賊謀益審將不知其  
所終攻其必救故績收乎萬全之畧若少有  
踈虞則賊黨益繁自難保其必濟膚功本自  
無前竒計可以範後靖遠威寧姑置不論即  
如寧夏安化之變比之江西難易迥絕遊擊  
仇鉞于時得封咸寧伯人無間言同一藩服  
捕反何獨于新建伯而疑之乎所擬南京各

道御史欲要改廕錦衣衛于報功之典未盡  
激勸攸關難以輕擬合無將王守仁男襲新  
建伯正億不必改議以後子孫仍照臣等先  
次會題

明旨許其世襲

詔從之准照舊世襲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三十五終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三十六

附錄五年譜附錄五

增訂年譜刻成啓原檢舊譜得為序者五得論  
年譜書者二十乃作而嘆曰譜之成也非苟然  
哉陽明夫子身明其道於天下緒山念菴諸先  
生心闡斯道於後世上以承百世正學之宗下  
以啓百世後聖之矩讀是譜者可忽易哉乃取  
叙書彙而錄之以附譜後使後之志師學者知  
諸先生為道之心身斯譜其無窮乎

陽明先生年譜序

門人錢德洪

嘉靖癸亥夏五月陽明先生年譜成門人錢德洪稽首叙言曰昔堯舜禹開示學端以相授受曰允執厥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噫此三言者萬世聖學之宗與執中不離乎四海也中也者人心之靈同體萬物之仁也執中而離乎四海則天地萬物失其體矣故堯稱峻德以自親九族以至和萬邦舜稱玄德必自定父子以化天下堯舜之為帝禹湯文武之為王所以致唐虞

之隆成三代之盛治者謂其能明是學也後世聖學不明人失其宗紛紛役役疲極四海不知中為何物伯術興假借聖人之似以持世而不知逐乎外者遺乎內也佛老出窮索聖人之隱微以全生而不知養乎中者遺乎外也教衰行弛喪亂無日天祿亦與之而未終噫夫豈無自而然哉寥寥數千百年道不在位孔子出祖述堯舜顏曾思孟濂溪明道繼之以推明三聖之旨斯道燦燦然復明於世惜其空言無徵百姓

不見三代之治每一傳而復晦寥寥又數百年  
吾師陽明先生出少有志於聖人之學求之宋  
儒不得窮思物理卒遇危疾乃築室陽明洞天  
為養生之術靜攝既久恍若有悟蟬脫塵坌有  
飄飄遐舉之意焉然即之於心若未安也復出  
而用世謫居龍場衡困拂鬱萬死一生乃大悟  
良知之旨始知昔之所未極性真宜其疲神  
而無得也蓋吾心之靈徹顯微忘內外通極四  
海而無間即三聖所謂中也本至簡也而求之

繁至易也而求之難不其謬乎征藩以來再遭  
張許之難呼吸生死百鍊千摩而精光煥發益  
信此知之良神變妙應而不流於蕩淵澄靜寂  
而不墮於空微之千聖莫或紕繆雖百氏異流  
咸於是乎取証焉噫亦已微矣始教學者悟從  
靜入恐其或病於枯也揭明德親民之旨使加  
誠意格物之功至是而特揭致良知三字一語  
之下洞見全體使人人各得其中由是以昧入  
者以明出以塞入者以通出以憂憤入者以自

全書卷三十六  
年譜五附錄  
三  
得出四方學者翕然來宗之噫亦云兆矣天不  
憖遺野死遐荒不得終見三代之績豈非千古  
一痛恨也哉師既沒吾黨學未得止各執所聞  
以立教儀範隔而真意薄微言隱而口說騰且  
喜為新奇譎秘之說凌獵超頓之見而不知日  
遠於倫物甚者認知見為本體樂踈簡為超脫  
隱幾智於權宜蔑禮教於任性未及一傳而淆  
言亂衆甚為吾黨憂邇年以來亟圖合併以宣  
明師訓漸有合異統同之端謂非良知昭晰師

言之尚足徵乎譜之作所以徵師言耳始謀於  
薛尚謙顧三紀未就同志日且凋落鄒子謙之  
遺書督之洪亦大懼湮沒假館於史恭甫嘉義  
書院越五月草半就趨謙之而中途聞訃矣偕  
撫君胡汝茂往哭之返見羅達夫閉關方嚴及  
讀譜則喟然嘆曰先生之學得之患難幽獨中  
蓋三變以至於道今之談良知者何易易也遂  
相與刊正越明年正月成于懷玉書院以復達  
夫比歸復與王汝中張叔謙王新甫陳子大賓

黃子國卿王子健互精校閱曰庶其無背師說乎命壽之梓然其事則核之奏牘其文則稟之師言罔或有所增損若夫力學之次立教之方雖因年不同其旨則一洪竊有取而三致意焉噫後之讀譜者尚其志逆神會自得於微言之表則斯道庶乎其不絕矣僭爲之序

陽明先生年譜考訂序

後學羅洪先

嘉靖戊申先生門人錢洪甫聚青原言年譜僉以先生事業多在江右而直筆不阿莫洪先君

遂舉丁丑以後五年相屬又十六年洪甫攜年譜稿二三冊來謂之曰戊申青原之聚今幾人哉洪甫懼始堅懷王之留明年四月年譜編次成書求踐約會滁陽胡汝茂巡撫江右擢少司馬且行刻期入梓敬以旬日畢事已而即工稍緩復留月餘自始至卒手自更正凡八百數十條其見聞可據者刪而書之歲月有稽務盡情實微涉揚詡不敢存一字大意貴在傳信以俟將來於是年譜可觀洪先因訂年譜反覆先生

之學如適途者顛仆沉迷泥淖中東起西陷亦  
既困矣然卒不為休也久之得小蹊徑免於沾  
途視昔之險道有異焉在他人宜若可以已矣  
然卒不為休也久之得大康莊視昔之蹊徑又  
有異焉在他人宜若可以已矣乃其意則以為  
出於險道而一旦至是不可謂非過幸彼其才  
力足以特立而因為我者固尚衆也則又極力  
呼號冀其偕來以共此樂而顛迷愈久呼號愈  
切其安焉而弗之者顧視其呶呶至老死不

休而翻以為笑不知先生蓋有大不得已者惻  
於中嗚呼豈不尤異也乎故善學者竭才為上  
解悟次之聽言為下蓋有密證殊資嘿持妙契  
而不知反躬自求實際以至不副夙期者多矣  
固未有歷涉諸難深入真境而觸之弗靈發之  
弗瑩必有俟於明師面臨至語私授而後信久  
遠也洪先談學三年而先生卒未嘗一日得及門  
然於三者之辨今審夫學先生之學者視此何  
哉無亦曰是必有得乎其人而年譜者固其影也



刻陽明先生年譜序

門人王畿

年譜者何纂述始生之年自幼而壯以至於終  
稽其終始之行實而譜焉者也其事則倣於孔  
子家語而表其宗傳所以示訓也家語出于漢  
儒之臆說附會假借鮮稽其實致使聖人之學  
黯而弗明偏而弗備駁而弗純君子病焉求其  
善言德行不失其宗者莫要於中庸蓋子思子  
憂道學之失傳發此以詔後世其言明備而純  
不務臆說其大旨在於未發之中一言即虞廷

道心之微也本諸心之性情致謹於隱微顯見  
之幾推諸中和位育之化極之乎無聲無臭而  
後爲至蓋家學之秘藏也孟軻氏受業子思之  
門自附於私淑以致願學之誠於尹夷惠則以  
爲不同道於諸子則以爲姑舍是自生民以來  
莫盛於孔子毅然以見而知之爲已任差等百  
世之上若觀諸掌中是豈無自而然哉所不同  
者何道所舍者何物所願學者何事端緒毫釐  
之間必有能辯之者矣漢儒不知聖人之學本

諸性情屑屑然取證於商羊萍實防風之骨肅  
慎之矢之迹以徧物爲知必假知識聞見助而  
發之使世之學者不能自信其心俛俛然求知  
於其外漸染積習其流之弊歷千百年而未已  
也我陽明先師崛起絕學之後生而穎異神靈  
自幼即有志於聖人之學蓋嘗泛濫於辭章馳  
騁於才能漸漬於老釋已乃折衷於群儒之言  
參互演繹求之有年而未得其要及居夷三載  
動忍增益始超然有悟於良知之旨無內外無

精粗一體渾然是即所謂未發之中也其說雖  
出於孟軻氏而端緒實原於孔子其曰吾有知  
乎哉無知也蓋有不知而作我無是也言良知  
無知而無不知也而知識聞見不與焉此學脉  
也師以一人超悟之見啾啾其間欲以挽回千  
百年之染習蓋亦難矣寢幽寢昌寢微寢著風  
動雷行使天下靡然而從之非其有得於人心  
之同然安能舍彼取此確然自信而不惑也哉  
雖然道一而已學一而已良知不由知識聞見

而有而知識聞見莫非良知之用文辭者道之  
華才能者道之幹虛寂者道之原群儒之言道  
之委也皆所謂良知之用也有舍有取是內外  
精粗之見未忘猶有二也無聲無臭散為萬有  
神奇臭腐隨化屢遷有無相乘之機不可得而  
泥也是故溺於文辭則為陋矣道心之所達良  
知未嘗無文章也役於才藝則為鄙矣天之所  
降百姓之所與良知未嘗無才能也老佛之沉  
守虛寂則為異端無思無為以通天下之故良

知未嘗無虛寂也世儒之循守典常則為拘方  
有物有則以適天下之變良知未嘗無典要也  
蓋得其要則臭腐化為神奇不得其要則神奇  
化為臭腐非天下之至一何足以與於此夫儒  
者之學務於經世但患於不得其要耳昔人謂  
以至道治身以土苴治天下是猶泥於內外精  
粗之二見也動而天游握其機以達中和之化  
非有二也功著社稷而不尸其有澤究生民而  
不宰其能教彰士類而不居其德周流變動無

爲而成莫非良知之妙用所謂渾然一體者也  
如運斗極如轉戶樞列宿萬象經緯闔闢推盪  
出入於大化之中莫知其然而然信乎儒者有  
用之學良知之不爲空言也師之續承絕學接  
孔孟之傳以上窺姚姒所謂聞而知之者非耶  
友人錢洪甫氏與吾黨二三小子慮學脉之無  
傳而失其宗也相與稽其行實終始之詳纂述  
爲譜以示將來其於師門之秘未敢謂盡有所  
發而假借附會則不敢自誣以滋臆說之病善

讀者以意逆之得於言詮之外聖學之明庶將  
有賴而是譜不爲徒作也已故曰所以示訓也

又

後學胡松

人有恒言真才固難而全才尤難也若陽明先  
生豈不亶哉其人乎方先生抗議忤權投荒萬  
里處約居貧困心衡慮瑩然道人爾及稍遷令  
尹漸露鋒穎矣未幾內遷進南太僕若鴻臚官  
曹簡暇日與門人學子講德問業尚友千古  
皆譁之爲禪後擢僉副都御史至封拜亦日與

全書卷三十六  
全書五附錄  
門人學子論學不輟而山賊逆藩之變一鼓殲  
之於是人始服先生之才之美矣雖服先生之  
才而猶疑先生之學誠不知其何也松嘗謂先  
生之學與其教人大抵無慮三變始患學者之  
心紛擾而難定也則教人靜坐反觀專事收斂  
學者執一而廢百也偏於靜而遺事物甚至厭  
世惡事合眼習觀而幾於禪矣則揭言知行合  
一以省之其言曰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又  
曰知爲行主意行爲知工夫而要於去人欲而

存天理其後又恐學者之泥於言詮而終不得  
其本心也則專以致良知爲作聖爲賢之要矣  
不知者與未信者則又病良知之不足以盡道  
而群然吠馬豈知良知即良心之別名是知也  
維天高明維地廣博雖無聲臭萬物皆備古今  
千聖萬賢天下百慮萬事誰能外此知者而致  
之爲言則篤行固執允迪實際服膺弗失而無  
所弗用其極並舉之矣豈專守靈明用知而自  
私耶專守靈明用智自私而不能流通著察於

倫物云爲之感而或牽引轉移於情染伎倆之  
私雖名無不周偏而實難與研慮雖稱莫之信  
果而實近於蕩恣甚至藐兢業而病防檢私徒  
與而挾悻嫉廢人道而群鳥獸此則禪之所以  
病道者爾先生之學則豈其然乎故其當大事  
決大疑夷大難不動聲色不喪匕鬯而措斯民  
於衽席之安皆其良知之推致而無不足而非  
有所襲取於外他日讀書竊疑孔子之言而曰  
我戰則克祭則受福夫聖非誇也未嘗習爲戰

與鬪也又非有祝詛厭勝之術也而云必克與  
福得無殆於誣歟是未知天人之心之理之一  
也夫君子齊戒以養心恐懼而慎事則與天合  
德而聰明睿知文理密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矣則何福之不獲何戰之弗克而又奚疑焉不  
然傳何以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  
如視諸掌乎夫郊社禘嘗之禮則何與於治國  
之事也夫道一而已矣通則皆通塞則皆塞文  
豈爲文武豈爲武蓋尚父之鷹揚本於敬義而

周公之東征破斧寔哀其人而存之彼依托之徒呼喝吒詫豪蕩弗檢自詭爲道與學而欲舉天下之大事祇見其勞而蔽矣緒山錢子先生高第弟子也編有先生年譜舊矣而猶弗自信泝錢塘踰懷玉道臨川過洪都適吉安就正於念菴諸君子念菴子爲之刪繁舉要潤飾是正而補其闕軼信乎其文則省其事則增矣計爲書七卷既成則謂予曰君滁人先生蓋嘗過化而今繼居其官且與討論君宜叙而刻之余謝

不敢而又弗克辭也則以竊所聞於諸有道者論次如左俾後世知先生之才之全蓋出於其學如此必就其學而學焉庶幾可以弗畔矣夫

又

後學王宗沐

昔者孔子自序其平生得學之年自十五以至七十然後能從心所欲不踰矩其間大都詣入之深如浚井者必欲極底裏以成而修持之漸如歷階者不容躐一級而進至哉粹乎千古學脉之的也然宗沐嘗仰而思之使孔子不至七

十而沒豈其終不至於從心耶若再引而未沒也則七十而後將無復可庸之功耶嗟乎此孔子所謂苦心吾恐及門之徒自顏曾而下有不得而聞者矣夫矩心之體而物之則也心無定體以物為體方其應於物也而體適呈焉炯然煥然無起無作不以一毫智識意解參於其間是謂動以天也而自適於則加之則涉於安排減之則闕而不貫毫釐幾微瞬目萬里途轍倚着轉與則背此非有如聖人之志畢餘生之力

精研一守以至於忘體忘物獨用全真則固未有能湊泊其藩者而況於橫心之所欲而望其自然不踰於矩哉此聖學所以別於異端斃而後已不知老之將至者也不踰矩由不惑出而不惑者吾心之精明本體所謂知也自宋儒濂溪明道之沒而此學不傳我

朝陽明王先生蓋學聖人之學者其事功文章與夫歷涉發跡頗為世所竒而爭傳之以為恠年幾六十而沒而其晚歲始專揭致良知為聖學



大端良有功於聖門予嘗覽鏡其行事而叅讀其書見其每更患難則愈精明負重難則愈堅定然後知先生英挺之稟雖異於人而所以能邃於此學而發揮於作用者亦不能不待於歷歲踐悟之漸而世顧竒其發跡與夫事業文章之餘夫亦未知所本也與先生高弟餘姚錢洪甫氏以親受業乃能譜先生履歷始終編年爲書凡世所語竒事不載而於先生之學前後悟入語次猶詳書成而俾予爲之序

論年譜書

鄒守益

浮峰公歸浙託書促聚復真以了先師年譜竟不獲報烏泉歸審去歲兄在燕峰館修年譜以大水乃旋今計可脫稿爲之少慰同門群公如中離靜庵善山洛村南野皆勤勤在念又作隔世人矣努力一來了此公案師門固不藉此然後死者之責將誰執其咎佇望佇望歸自武夷勞與暑并靜養寡出始漸就瘡老年精力更須愛惜願及時勵之風便早示瑤音以快懸跂

論年譜書 凡九首

羅洪先

數年一晤千里而來人生幾何幾聚散遂已矣可不悲哉信宿相對受益不淺正通書爐峰問行踪書扇至矣好心指摘感骨肉愛兒輩何知辱誨真語且波其父兩世晰戢如何爲報計南浦尚有數月留稍暇裁謝也年譜自別後即爲冊事奪去自朝至暮不得暇竟無頃刻相對期須於歲晚圖之幸無汲汲所欲語諸公者面時當不忘別後見諸友幸語收靜之功居今之世百務紛紛中更不回

首寧有生意不患其不發揚患不枯稿耳會語教兒輩者可以語諸友也如何

天寒歲暮孤舟漾漾不知何日始抵南浦此心念之忽思年譜非細事兄亦非閑人一番出遊一番歲月亦無許多閑光陰須爲決計久留僻地一二月方可成功前所言省城內外終屬終囂是非之場斷非著書立言之地又不過終日揖讓飲宴而已何益於久處哉今爲兄計歲晚可過魯江公連山堂靜處且須謝絕城中士友勿復往來可久則

春中始發不然初正仍鼓懷王之棹閒居數月日  
間會友皆立常規如此更覺穩便即使栢泉公有  
板留意亦勿依違如此方有定向不至優游廢事  
矣弟欲寄語并譜草亦當覓便風不長遠也深思  
爲畫此策萬萬俯聽不惑人言至懇至懇

玉峽人來得手書知兄拳拳譜草前遇便曾附一  
簡爲公畫了譜之計極周悉幸俯聽且近時人之  
好尚不同訛言誚謗極能敗人興味縱不之顧恐  
於侍坐之愆不免犯瞽之戒知公必不忍也附此

不盡

倏焉改歲區區者年六十矣七十古稀亦止十年  
間十年月日可成何事前此只轉瞬耳可不懼哉  
前連二書望留兄了譜事只留魯江兄宅上百凡  
皆便有朋友相聚者令寄食於隣如此賓主安矣  
不然栢泉公有館穀之令則處懷玉爲極当好景  
好人好日月最是難得如不肖弟者已不得從可  
輕視哉省中萬不可留母爲人言所誑再囑再囑  
年譜一卷反覆三日稍有更正前欲書者乃合卷

日事而觀綱上言學心若未安今已入目於目中諸書揭標令人觸目亦是提醒人處入梓日以白黑地別之二卷三卷如舉良知之說皆可揭標於目中矣望增入不識兄今何在便風示知之

正月遣使如吳江迎沈君曾附年譜稿并小簡上想已即達龍光之聚言之使人興動弟謬以不肖所講言之諸兄是執事說假譬以興發之在諸君或有自得在不肖聞之愧耳供張不煩有司甚善只恐往來酬應亦費時日兼彼此不便則何如諸

君之意方專誠不知何以爲去留也年譜續修者望寄示栢泉公爲之序極善俟人至當促之來簡精詣力究四字真吾輩猛省處千載聖人不數數只為欠此四字近讀擊壤之集亦覺此老收手太早若是孔子直是停脚不得也願共勉之

承別簡數百言反覆於僕之稱謂謂僕心師陽明先生稱後學不稱門人與童時初志不副稱門人於沒後有雙江公故事可援且謬加許可以爲不辱先生門牆此皆愛僕太過特為假借推引耳在



P19-20

僕固有所不敢竊意古人之稱謂皆據實不苟焉以著誠也昔之願學孔子者莫如孟子孟子嘗曰予未得為孔子徒也蓋嘆之也彼其嘆之云者謂未得親炙見而知之以庶幾於速肖焉耳固未始即其願學而遂自謂之徒也夫得及門雖互鄉童子亦與其進不得及門雖孟子不敢自比於三千後之師法者宜如何哉此僕之所以不敢也雖然僕於先生之學病其未有得耳如得其門稱謂之門不門何足輕重是為僕謀者在願學不在及門

遊匡廬庚辰正月赴召歸重遊匡廬二月九江還南昌又乙亥年自陳疏乃己亥年考察隨例進本不應復有納忠切諫之語亦遂舉據文集改正之其原本所載本稿不敢濫入豈當時先生有是稿未上歟愚意此稿只入集不應遂入年譜不及請正今已付新建君入梓惟兄善教之草草裁復不盡請正

得吳堯山公書知年譜已刻成承陸北川公分惠可以達鄙意矣綿竹共四十部此外寄奉龍溪兄

十部伏惟鑒入雖然今所傳者公之影響耳至於此學精微則存乎人自得之固不在有與無多與少也弟去歲至今皆在病中無能復舊然為學之意日夕懇懇始知垂老惟有一事緊要若得影響即可還造化無他欠事也兄別去一年此件自覺如何前輩凋落雙翁以歸土所賴倡明此學者却在吾輩吾輩若不努力稍覺散漫即此已矣無復可望矣得罪千古非細事也悲哉悲哉千里寄言不盡繾綣

答論年譜書

凡十首

錢德洪

承兄下榻信宿對默感教實多兄三年閉關焚舟破釜一戰成功天下之太宇定矣斯道屬兄後學之慶也玆重玆重更得好心消盡生死毀譽之念忘則一體萬化之情顯盡乎仁矣如何如何師譜一經改削精彩迥別謝兄點鐵成金手也東去譜草有繼上乞賜留念外詩扇二柄寄令郎以昭併祈賜正詩曰我昔遊懷玉而翁方閉關數年論睽合豈泥形迹間今日下翁榻相對無忤顏月魄入

金書卷三十六  
年言五附錄  
簾白松標當戶閒我默鏡黯黯翁言玉珊珊劍神  
不費解調古無庸彈喜爾侍翁側傾聽疑如山見  
影思立圭植根貴刪繁遠求憂得門况乃生宮闈  
毋恃守成易俛惟創業艱又書會語一首程門學  
善靜坐何也曰其憫人心之不自覺乎聲利百好  
擾擾外馳不知自性之靈炯然在獨也稍離奔鶩  
默悟真百感紛紜而真體常寂此極深研幾之學  
也入聖之幾庶其得於斯乎  
奉讀手詔感惓惓別後之懷心同道同不忘爾我

一語不遺共徹心髓真所謂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也感惕如之何年來同志凋落慨師門情事未終  
此身悵悵無依今見兄誕登道岸此理在天地間  
已得人主張吾身生死短長烏足爲世多寡不覺  
脫然無係矣此番相別夫豈苟然哉宜兄之臨教  
益切也師譜得兄改後謄清再上尚祈必盡兄意  
無容遺憾乃可成書令郎美質望奮志以聖人爲  
已任斯不辜此好歲月耳鄉約成冊見兄仁履一  
邑可以推之天下矣信在言前不動聲色天載之



神也餘惟嗣上不備

別後沿途阻風舟弗能前至除夜始得到龍光寺  
諸友群聚提兄丕顯待旦一語爲柄聽者莫不聳  
然反惕謂兄三年閉關即與老師居夷處困動忍  
熟仁之意同蓋慨古人之學必精詣力究深造獨  
得而後可以爲得誠非忽慢可承領也諸生於是  
日痛發此意兄雖在闕示道標的後學得所趨矣  
喜幸喜幸城中王緝諸生夙辦柴米爲久留計供  
應不涉有司五日一講會餘時二人輪班代接賓

客使生得靜處了譜見其志誠懇姑與維舟信宿  
以試之若果如衆計從之若終涉分心必難留矣  
二書承示周悉同體之愛也今雖久暫未定必行  
兄意不敢如前堅執硬主也栢泉公讀兄年譜深  
喜經手自別決無可疑促完其後昨乞作序冠首  
兄有書達幸督成之留稿乞付來人蓋欲付人騰  
真也

兄於師譜不稱門人而稱後學謂師存日未獲及  
門委贄也兄謂古今稱門人其義止於及門委贄

乎子貢謂得其門者或寡矣孔門之徒三千人非皆及門委贄者乎今載籍姓名七十二人之外無聞焉豈非委贄而未聞其道者與未及門者同乎韓子曰道之所在師之所在也夫道之所在吾從而師之師道也非師其人也師之所在吾從而北面之北面道也非北面其人也兄嘗別周龍崗其序曰予年十四時聞陽明先生講學於贛慨然有志就業父母憐恤不令出戶庭然每見龍崗從贛回未嘗不憤憤也是知有志受業已在童時而不

獲通贄及門者非兄之心也父母愛護之過也今服膺其學既三紀矣匪徒得其門且升其堂入其室矣而又奚歎於稱門人耶昔者方西樵叔賢與師同部曹僚也及聞夫子之學非僚也師也遂執弟子禮焉黃久庵宗賢見師於京師友也再聞師學於越師也非友也遂退執弟子禮聶雙江文蔚見先生於存日晚生也師沒而刻二書於蘇曰吾昔未稱門生冀再見也今不可得矣時洪與汝中遊蘇設香案告師稱門生引予二人以爲証汪周

全書卷三十六 年譜五附錄 五  
潭尚寧始未信師學及提督南贛親見師遺政乃  
頓悟師學悔未及門而形於夢遂謁師祠稱弟子  
遺書於洪汝中以為証夫始未有聞僚也友也既  
得所聞從而師事之表所聞也始而未信師學於  
存日晚生也師沒而學明証於友形於夢稱弟子  
焉表所信也吾兄初擬吾黨承顏本體太易併疑  
吾師之教年來翕聚精神窮深極微且閉關三年  
而始信古人之學不顯待且通晝夜合顯微而無  
間試與里人定圖徃冊終日紛囂自謂無異密室

乃見吾師進學次第每於憂患顛沛百鍊純鋼而  
自徵三年所得始洞然無疑夫始之疑吾師者非  
疑吾師也疑吾黨之語而未詳也今信吾師者非  
信吾師也自信所得而徵師之先得也則兄於吾  
師之門一啓關鑰宗廟百官皆故物矣稱入室弟  
子又何疑乎譜草承兄改削編述師學惟兄與同  
今譜中稱門人以表兄信心且從童時初志也其  
無辭

南浦之留見諸友相期懇切中亦有八九輩肯向

裏求入可與共學夫亦見其中有一種異說爲不  
羈少年助其愚狂故願與有志者反覆論正指明  
師旨庶幾望其適道諸生留此約束頗嚴但無端  
應酬終不出兄所料已與栢泉公論別決二十日  
發舟登懷玉矣兄第伍簡復至感一體相成之愛  
無窮已也仰謝仰謝精詣力究昨據兄獨得之功  
而言來簡揭出四字以示更覺反惕謂康節收手  
太早若在孔門自不容停脚矣實際之言真確有  
味聞者能無痛切乎別簡謂孟子不得爲孔子徒

蓋嘆已不得親炙以成速肖也誦言及此尤負慚  
恐親炙而不速肖此弟爲兄罪人也兄之所執自  
有定見敢不如教閒中讀兄夜坐十詩詞句清絕  
造悟精深珍味入口令人雋永比之宋儒感興諸  
作加一等矣幸教幸教然中有願正者與兄更詳  
之吾黨見得此意正宜藏蓄默脩默証未宜輕以  
示人恐學者以知解承功未至而知先及本體作  
一景象非徒無益是障之也蓋古人立言皆爲學  
者設法非以自盡其得也故引而不發更覺意味

深長然其所未發者亦已躍如何也至道非以言  
傳至德非以言入也故歷勘古訓凡為愚夫愚婦  
立法者皆聖人之言也為聖人說道妙發性真者  
皆賢人之言也與富家翁言惟聞創業之艱與富  
家子弟言惟聞享用之樂言享用之樂非不足以  
歆聽聞而起動作也然終不如創業者之言近而  
實也此聖賢之辯也調息殺機亥子諸說知凡寓  
言然亦宜藏默蓋學貴精最忌駁道家說性命與  
聖人所間毫釐耳聖人於家國天下同為一體豈

獨自遺其身哉彼所謂術皆吾脩身中之實功特  
不以微軀係念輒起絕俗之想耳關尹子曰聖人  
知之而不為聖人既知矣又何不為耶但聖人為  
道至易至簡不必別立爐灶只致良知人己俱得  
矣知而不為者非不為也不必如此為也夫自吾  
師去後茫無印正今幸兄主張斯道慨同志凋落  
四方講會雖殷可與言者亦非不多但爐中火旺  
會見有融釋時毫釐滓化未盡火力一去滓復凝  
矣更望其成金足色永無變動難也而况庸一言

之雜其耳乎兄爲後學啓口容聲關係匪細立言之間不可不慎也故敢爲兄妄言之幸詳述以進我情關血脉不避喋喋惟兄其諒之

前月二十五日舟發章江南昌諸友追送阻風樵舍五日入撫州吊明水兄又十日而始出其境舟中特喜無事得安靜構思譜草有可了之期矣乏人抄寫先錄庚辰八月至癸未二月稿奉上亟祈改潤即付來手到廣信再續上出月中旬計可脫稿也龍溪兄玉山遺書謂初以念菴兄之學偏於

枯稿今極耐心無有厭煩可謂得手但恐不厭煩處落見畧存一毫知解雖無知解畧着一些影子尚須有針線可商量處兄以爲何如不肖復之曰吾黨學問特患不得手若真得手良知自能針線自能商量苟又依人商量而脫則恐又落商量知解終不若良知自照刷之爲真也云云昨接兄回書云好心指摘感骨肉愛只此一言知兄真得手矣真能盡性盡仁致踐履之實以務求於自慊矣滄海處下盡納百川而不自知其深也泰山盤旋

凌出霄漢而不自知其高也良知得手更復奚疑  
故不肖不以龍溪之疑而復疑兄也兄幸教焉何  
如舟中諸生問如何是知解如何是影子洪應之  
曰念翁憫吉水徭賦不均窮民無告量已之智足  
與周旋而又得當道相知信在言前勢又足以完  
此故集一邑賢大夫賢士友開局以共成此事此  
誠出於萬物一體誠愛惻怛之至情非有一毫外  
念參於其中也若斯時有一毫是非毀譽利害人  
我相參於其中必不能自信之真而自爲之力矣

此非盡性盡仁良知真自得手烏足與語此或有  
一毫影子曰我閉關日久姑假此以自試即是不  
倚靜知解終日與人紛紛而自覺無異密室此即  
是不厭動知解謂我雖自信而同事者或未可以  
盡信不信在人於我無污此即是不污其身之知  
解謂我之首事本以利民若不耐心是遺其害矣  
我之首事本以宜民若不耐心是不盡人情矣我  
之首事本承當道之托若不耐心無以慰知己此  
又落在不耐心之知解也良知自無是非毀譽利

害人我之間自能動靜合一自能人我同過自能  
盡人之情慰知己之遇特不由外入起此知解毫  
釐影子與良知本體尚隔一塵一塵之隔千里之  
間也諸生聞之俱覺惕然有警并附以奉陳左右  
亦與局中同事諸君一照刷可以發一笑也幸教  
幸教

連日與水洲兄共榻見其氣定神清真肯全體脫  
落猛火爐煅有得手矣自是當無退轉也但中有  
一種宿惑信夢爲真未易與破耳久之當望殊途

同歸然窺其微終有師門遺意在也師門之學未  
有窅極根抵者苟能一路精透始信聖人之道至  
廣大至精微儒佛老莊更無剩語矣世之學者逐  
逐世累固無足與論有志者又不能純然歸一此  
適道之所以難也吾師開悟後學汲汲求人終未  
有與之敵體承領者臨別之時稍承剖悉但得老  
師一期望而已未嘗滿其心而去也數十年來因  
循歲月姑負此翁所幸吾兄得手今又得水洲共  
學師道尚有賴也但願簡易直截於人倫日用間



無事揀擇便入神聖師門之囑也大學一書此是  
千古聖學宗要望兄更加詳究畧涉疑議便易入  
躡等徑約之病也慎之慎之即日上懷玉期完譜  
尾以承批教歸日當卜出月終旬也

譜草苟完方是懷玉下七盤嶺忽接手教開緘宛  
如見兄於少華峰下清灑殊絕感賜深也四卷所  
批種種皆至意先師千百年精神同門逡巡數十  
年且日凋落不肖學非夙悟安敢輒承非兄極力  
主裁慨然舉筆許與同事不敢完也又非栢泉公

極力主裁名山勝地深居廩食不能完也豈先師  
精神前此久未就者時有所待耶伸理冀元亨一  
段如兄數言簡而核後當俱如此下筆也聞老師  
遣冀行爲劉養正來致濠慇懃故冀有此行荅其  
禮也兄所聞核幸即裁之鋪張二字最切病端此  
貧子見金而喜也平時稍有得每與師意會便起  
贊嘆稱羨富家子只作如常茶飯見金而起喜心  
者貧子態也此非老成持重如兄巨眼安能覷破  
兄即任意盡削之不肖得兄舉筆無不快意決無

護持疼痛也信之信之教學三變諸處俱如此例  
若不可改盡削去之其餘所批要收不可少處此  
弟之見正竊比於兄者自古聖賢未有不由憂勤  
惕勵而能成其德業今之學者只要說微妙玄通  
凌躡超頓在言語見解上轉殊不知老師與人爲  
善之心只要實地用功其言自謙遜卑抑大學誠  
意章惟不自欺者其心自謙非欲謙也心常不自  
足也兄所批教處正見近來實得與師意同也舒  
國裳在師門文錄無所見惟行福建市舶司取至

軍門一牌傳習續錄則與陳維濬夏于中同時在  
坐問答語頗多且有一段持紙乞寫拱把桐梓一  
章欲時讀以省師寫至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  
句因與座中諸友笑曰國裳中過狀元來豈尚不  
知所以養時讀以自警耶在座者聞之皆竦然汗  
皆此東廓語也又丙午年遊安福復古書院諸友  
說張石盤初不信師學人有辯者張曰豈有好人  
及其門耶辯者曰及門皆好人也張曰東廓豈及  
門乎辯者曰已在贛及門矣又曰舒國裳豈及門

乎曰國裳在南昌及門矣張始默然俛首後亦及門是年石磐攜其子會復古其子舉人  
常在會未有及門之說昨南昌聞之諸友相傳因問律呂元聲乃心服而拜蓋其子姪輩叙其及門之端也昨見兄疑又檢中離續同志考舒芬名在列則其諸所相傳者不誣也如兄之教去前不欲一段存後問元聲語可矣徐珊嘗爲師刻居夷集蓋在癸未年及門則辛巳年九月非龍場時也繼後可商量處甚多兄有所見任舉筆裁之茲遣徐

生時舉持全集面正門下弟心力已竭雖聞指教更不能著思矣惟兄愛諒之

不肖五月季旬到舍下又踰月十日始接兄二月四日峽江書一隔千里片紙之通遂難若此感慨又何深也玉體久平復在懷玉已得之柏泉兄茲論來論更覺相警之情也深入究竟雖父子之間不能一語按誠然誠然此可與千古相感而不可與對面相傳在有志者自究自竟之耳天根亥子白沙詩中亦泄此意達性命之微者信口拈來自

與道合但我陽明先師全部文集無非此意特無  
一言攙入者爲聖學立大防也兄之明教究悉然  
於此處幸再詳之兄卧處卑濕早晚亦須開關徑  
行登跳以舒泄蔽鬱之氣此亦去病之一端也徐  
時舉來師譜當已出稿乞早遣發遠仰遠仰

春來與王敬所爲赤城會歸天真始接兄峽江書  
無讀師譜考訂感一體相成之心慶師教之有傳  
也中間題綱整潔增錄數語皆師門精義匪徒慶  
師教之有傳亦以驗兄閉關所得默與師契不疑

其所行也去年歸自懷玉黃滄溪讀譜草與見吾  
肖溪二公互相校正亟謀梓行未幾滄溪物故見  
吾闕去刻將半矣六卷已後尚得証兄考訂然前  
刻已定不得盡如所擬俟番刻當以兄考訂本爲  
正也中間增采文錄外集傳習續錄數十條弟前  
不及錄者是有說願兄詳之先師始學求之宋儒  
不得入因學養生而沉酣於二氏恍若得所入焉  
至龍場再經憂患而始豁然大悟良知之旨自是  
出與學者言皆發誠意格物之教病學者未易得

所入也每談二氏猶若津津有味蓋將假前日之  
所入以爲學者入門路徑辛巳以後經寧藩之變  
則獨信良知單頭直入雖百家異術無不具足自  
是指發道要不必假途傍引無不曲暢旁通故不  
肖刻文錄取其指發道要者爲正錄其涉假借者  
則釐爲外集譜中所載無非此意蓋欲學者志專  
歸一而不疑其所往也師在越時同門有用功懇  
切而泥於舊見鬱而不化者時出一險語以激之  
如水投石於烈焰之中一擊盡碎纖滓不留亦千

古一大快也聽者於此等處多好傳誦而不究其  
發言之端譬之用藥對症雖芒硝大黃立見奇効  
若不得症未有不因藥殺人者故聖人立教只指  
揭學問大端使人自証自悟不欲以峻言隱語立  
偏勝之劑以快一時聽聞防其後之足以殺人也  
師沒後吾黨之教日多岐矣洪居吳時見吾黨喜  
爲高論立異說以爲親得師傳而不本其言之有  
自不得已因其所舉而指示立言之端私錄數條  
未敢示人不意爲好事者竊錄甲午主試廣東其

錄已入嶺表故歸而刪正刻傳習續錄於水西實  
以破傳者之疑非好爲多述以聳學者之聽也故  
譜中俱不畧采入而兄今節取而增述焉然刪刻  
苦心亦不敢不謂兄一論破也願更詳之室遠書  
劄往復甚難何時合併再圖面証以了未盡之私  
德教在思寤寐如見惟不惜遐音仰切仰切是書  
念菴隨以訃報竟不及一見痛哉痛哉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三十一

